# 自荐王宫，齐国强盛

钟离春（生卒年不详），战国时期齐国人，俗称无盐丑女。

钟离春世居临淄城北的无盐邑，资财丰厚，几代单传。钟离春的父亲 50 多岁才有女儿，虽说是个女孩，到底是钟离家的嫡亲血脉。他把接续香火的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，自然对女儿爱若掌上明珠。5 岁时就请来饱学之士，教授女儿诵习诗书。钟离春颖慧异常，却给双亲带来忧愁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俗话说，女大十八变，越变越好看。然而钟离春却是越长越丑，门当户对、品貌相应的人家来求聘，双亲不敢应允，惟恐对方瞧不起女儿。稍差的人家来求婚，又惟恐有负女儿的才学。挑来挑去，钟离春已经是 20 多岁的大姑娘，还不能出嫁。

邑中李家，几次请媒人上门，钟离春的父母总以女儿貌丑为理由，婉言拒绝婚事。钟离家越是拒绝，李家求亲越是迫切。心诚则灵，金石为开，钟离春的父母同意了。李家求得邑中大富的千金女，自然高兴万分，又是纳彩，又是下聘，场面搞得十分热闹。依媒人的意见，拜过高堂，送入洞房，便算万事大吉。可钟离春不答应，她说：“婚姻是大事，俩好交一好，心理存有芥蒂，难于和和睦睦厮守一辈子。”于是，李家登门相亲。结果，婚事告吹，钟离春人丑的名声也传扬出去。街言巷语，淹没了钟离春的才学，剩下的只有奇丑无比的容貌。父母为此忧郁成疾，相继去世。

埋葬了父母，钟离春不得不抛头露面料理事务。她前脚出家门，后脚就会聚来一群人，指指点点，掩嘴嗤笑。好心的邻居劝告她头戴面纱，钟离春摇头苦笑，父母的骨血，铸成了自己的肢体，有什么办法？如果天地有灵，女娲能抟土造人，哪怕割肉剔骨，她也会一声不吭地重新造就自己。在那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，钟离春除了父亲、先生以外，没有机会接触异性。倘若她仅仅是个女人，找个男人，走过人生的必然阶段，那很容易办到。钟离春不愿违背自己的心志，不能有负胸中所学。

父母谢世后，钟离春更加孤独。她站在渑水边，望着河水发呆。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夫。逝去的年华，就像滚滚东去的渑水，一去不复返了。钟离春不相信世上的男人都是仅凭容貌娶妻的。她深陷的双目，突然放出异彩。钟离春要自荐王宫，张扬钟离家的好名声，保护齐国社稷兴盛。

司马门外的卫士，执戈挺立，忽见一个素裙的丑女径奔宫门，眼睛顿时瞪起来。等听明白钟离春的来意，大笑着进宫禀报。齐宣王设酒离宫，正愁找不到调笑的材料，当即宣见。

钟离春来到渐离台，参拜齐宣王说：“妾是无盐女钟离春，听说大王圣德，愿充后宫。”左右侍臣，笑倒在席上。齐宣王惊得面如土色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先王为寡人娶妃，匹配已备。姑娘、姑娘不容乡邑，布衣而欲事万乘之主，有何奇能？”钟离春施礼道：“子曰：‘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。’妾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，只是听说大王圣明贤德，私慕君王美义，自荐王宫，侃谈隐语。”齐宣王的声调恢复了平静，说：“寡人最喜欢隐语，请说一辞。”“忽然不见，”钟离春说完，低眉顺目，敬候一侧。齐宣王皱着眉头，与侍臣议论半天，又请教博士，均不能回答。

齐宣王向钟离春寻问隐辞，钟离春扬脸摇头，举手拊膝，叹道：“殆哉！殆哉！”连叹四声。齐宣王惊问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寡人愿听其详。”钟离春肃然正色，有条不紊地说：“大王之国，西有暴秦，南有强楚，外有两国之难，内聚权臣，疏远忠正，春秋四十，太子不立，一旦有变，邦国混乱，这是一殆。渐离台高达五层，黄金镶嵌，白玉雕琢，翡翠珠玑，幕络连饰，国库空虚，百姓疲惫，这是二殆。贤良隐匿上林，不列左右，奸佞占据朝廷，谏者不得通入，这是三殆。沉溺酒色，夜以继日，女乐倡优，纵横取笑，对外不修诸侯之礼，对内不掌国家之治，这是四殆。殆上加殆，社稷危如累卵。妾所以说‘殆哉！殆哉！’如此者四。”

齐宣王沉吟半天，喟然长叹：“无盐姑娘的话虽刺寡人心肺，实是治国安邦的良策。”立即下令，一切按钟离春的建议去办。又以相国为媒，聘娶钟离春，拜为王后，主治后宫，纷乱的齐国逐渐安定下来。在钟离春的谏言下，齐宣王终继威王之烈，使齐国走向全盛。

【大视角】

人不在于追求完美，而在于某种天才的潜质，终能被你发挥到什么程度。因此丑与不丑，残与不残，都不十分紧要，紧要的只是内心柔韧，进则可以浩浩荡荡东下，退则可以安守一隅而无近忧。